

媚娘孩兒

上

● 熊沐
著

時代文藝出版社



娘 孩 兒

熊沐一著



内容简介

武林盟主方顿忽被人挑断脚筋，形同废人。武林赏善罚恶大会推举大侠郭免为武林新盟主。方府屡遭不幸，弟子九人皆屡屡遇险。最终方妻江湖美人庄重嫁与郭免，方顿竟不惜屈为人奴。郭免当众凌辱，江湖人士纷纷追杀，使得方家人几亡殆尽。但方妻为什么嫁与郭免，还对方顿余情不断？且还与方顿两大弟子皆有私情？为什么方顿不许弟子夜里闭户而睡？为什么他的三弟子失踪不见，无人知晓他的踪影？为什么庄重挑了他的脚筋，他也不记恨庄重？疑团重重，难剖难断。更有方顿的八弟子与女儿一阵风、方雏儿、街头浪乞毛丫头三人情意绵绵，令人感动。

当郭免道出是谁送与他秘籍时，江湖人皆惊色，原来送礼人自有情，蓄意可知。但郭免情愿一死，也要做天下武林霸主，那一份霸心令人胆栗。秘室的门开了，郭免能活着走出来么？他会杀死方顿么？……结局令人意外，大是曲折。

目录

一	三师兄被杀	(1)
二	一把匕首	(9)
三	收买方八的人	(20)
四	怪事特别多	(32)
五	桑木头	(44)
六	赌具	(55)
七	小人心	(66)
八	多管闲事	(77)
九	命不好	(88)
十	害人之心谁都有	(100)
十一	老有少心	(112)
十二	为人师母	(124)

十三	提亲	(137)
十四	逼人自杀	(149)
十五	难言之隐	(161)
十六	废人做盟主	(174)
十七	焚庄	(186)
十八	凄惶	(197)
十九	落红护花	(209)
二十	暗杀	(221)
二十一	说情	(233)
二十二	投鼠忌器	(245)
二十三	围杀	(257)
二十四	女人行动	(269)
二十五	圈套圈	(282)
二十六	崆峒岛上	(294)
二十七	十长者	(306)
二十八	罚恶	(318)
二十九	恶人搅局	(330)
三十	新盟主	(342)
三十一	旁敲侧击	(354)
三十二	一人泉	(366)
三十三	挑战	(378)
三十四	讨女人欢心	(390)

三十五	不是亲骨肉	(402)
三十六	秘密	(414)
三十七	一上青山便化身	(426)
三十八	反扑	(438)
三十九	老谋深算	(450)
四十	认输	(462)
四十一	试婚	(474)
四十二	牛不喝水强按头	(486)
四十三	吊祭	(498)
四十四	生死三试	(510)
四十五	最后一个叛逆	(522)
四十六	蒙羞	(534)
四十七	血手印	(546)
四十八	荡妇	(557)
四十九	人生巅峰	(570)
五十	死亡	(582)
五十一	交心酒	(594)
五十二	千里送尸	(606)
五十三	丧心病狂	(619)
五十四	拚死	(631)
五十五	胜者寡人	(644)

一 三师兄被杀

看瘦不瘦，看胖不胖，像是个好丫头。

但她对自己不满意，像她这样的性格，怎么能是一个女孩儿呢？她喘气也粗，睡觉时打呼噜，还不愿意洗澡。更可气的是，她从不愿意妆扮，连胭脂红粉的名字都叫不上来。譬如那口唇纸，人家都叫“印红”，她可不知道，她叫那是“红纸”。再人家女孩子笑时，都是不启齿的，哪里像她，一笑便露出几粒小虎牙，嗤嗤地乐，那脸上笑得绽开了花。看她的

兜子里，便更够叫人头疼了，她的兜子里满是一些男孩子喜欢用的玩艺儿：弹弓是必备的，而且是金丝缠的弹弓，石头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打着玩。还有扇子，画的是济公斗蟋蟀，济颠的手是脏的，但那蟋蟀却是活灵活现，在地上蹦来蹦去。周围围观的人跟着拍手叫好。一个大丫头拿着这扇子就够惹眼的，一看她的衣着，更是叫人气破了肚皮：她上身着了一件破衣，破得露肉。要是乞丐也就罢了，可她是一个大丫肉。腰里总是别一些大大小小的玩艺儿，脸是不怎么洗的，总是泥魂画鬼般。

就这么一个丫头，她姓毛，没有名字，人都叫她毛毛虫。

毛毛虫没有家，她先是睡在人家的门槛里，再就是睡在杀猪人的板案上。到了初九那一天，她看到了杀猪的在板案上一刀刀剁肉，那肉剁成了酱，她哇地一声吐了，再死活不肯在那板案上睡了。

没有人知道毛毛虫的家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她有没有亲人。

她只是独自一人。

这种人本来没有什么故事的，但毛毛虫偏偏就有故事。

这一天，她睡在人家的天井里，那院子香气馥郁，闻得到满院的花香，她睡在树下，睡得很香。

就来了一个人，那个人没看到毛丫头，他走到了那树下，

轻轻地蹲下，用手挖，挖一个坑。

本来这也没什么稀奇，但奇的是他挖土时用手，不一会儿，他的手便鲜血直流，但他不在乎，仍是忍痛在挖。

毛丫头看着他，见他挖完了，放入一个包裹，人跪在地面上，念叨叨地说些话，毛丫头听不懂。

那人念叨完了，高大的身躯从地上站起来，真是很壮很坚实的一个汉子，斜着眼看他，毛丫头看到了他的臂膀，手仍是鲜血淋漓，一步步走回屋去，听得他的脚步声，像是惊雷。

他埋什么？既是要埋起来，怎么完事了还那么大的脚步声？不怕人听见吗？如是他不怕人听见，怎么还偷偷地用手挖地？

毛丫头看那汉子，见他方方正正的四方大脸，昂藏七尺的身躯，满是气力的体魄，把她吓也吓坏了。要是叫出声来，他钵一般的大拳头打在她的脑壳上，一拳便打她个半死。

毛丫头还没睡着，便听得细细碎碎的声音传来，再过来了两个人，正好站在那刚刚埋过东西的地面上。

是一男一女，他们站在那里，不再动了。先是男人摸着女人，女人有些毛病，像气管不大好，直喘。男人再摸她时，她就哭了。（毛丫头看得清楚，那女人的身体一定不好，不然她不会哭。但她像是怕那个男人，委委屈屈地在他怀里，男人看她哭得厉害了，就舔她的眼泪。原来男人要吃女人的眼泪的，毛丫头想，男人是渴了，女人的眼泪想必是很好吃，不然他不会在夜里不吃茶，跑出来吃女人的眼泪。）女人哭时絮

絮地念叨，说些悄悄话，对着男人的脖子说。男人听着，只是吃眼泪。

看看再也没什么景儿了，毛丫头觉得很乏味儿，她看那两人站在那里流泪吃泪已有一个时辰了，怎么他们还不走？她要打哈欠了，要睡着了，忽地听到一声尖叫，那个男人的身体忽地软下去了，站不直，女人扶着他，男人叫道：“你为什么……那么狠心……”

男人倒了，女人放下了他的身子，看来那男人是出了一点儿事，女人放下了他，看也不看，便匆匆地跑了。

毛丫头有主意，她想：那男人一定是累昏了，吓得女人去叫人了。但等了一会儿，也不见人来。就是叫人也该到了，看那些房子，一间间黑黢黢的，好吓人，再无一个人走出来。

毛丫头决定去看一看，她要看看那个男人睡在地上，为什么好久也不醒。她磨磨蹭蹭走出来，正走过去，忽地从房里冲出一个人，那是一个年轻的公子，他只有十五六岁，很英俊的。他一冲来到了那个昏过去的男人前面。（他一定是救那个昏过去的男人，但他到了前面，忽地停住了）如果不是偷偷地在这里睡，毛丫头一定喊他，告诉他，那个昏过去的人在他前面只有几步远。但毛丫头不敢出声，只是盼着他，快啊，快啊，再向前走几步，人就找着了。

可那个男孩子站住了，他傻傻地站在那里，对着树林双手合什，默祝什么。真是傻啊，再走走就找到了，偏偏不走，站在那里傻念叨，像进庙的人，都是傻瓜，跪在那里一劲儿

地叩头，对着泥菩萨，叩什么劲儿？

那男孩子默念出声，毛丫头听得清清楚楚：“祝我爹爹长寿，祝哥哥们都武功高强！”

毛丫头听清了，这人是傻子，他祝别人的事儿，毛丫头有时也祝，愿她那没见过的爹娘在天之灵，保她一辈子平安。她不敢让爹娘保她别的什么，爹娘见都没见过，怎么会保她那么多事儿，能保个平安，也算是有点儿情义了。

那个公子的身材不高（岂止是不高，他简直就是有点儿矮，他十五六岁，应该是六尺的汉子，可他个子很矮），他对着树林作揖，还说道：“七哥对我不那么好，我应该体谅他，他脾气坏，我不跟他一样就行了。”

他正在说，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冷冷的嘲笑，那是他的七哥。

“好啊，七哥对你不好，要蛊咒你七哥吗？”

七哥是一个精瘦的汉子，他双手抱膀立着，一双腿有一点儿罗圈儿。

年轻公子笑了，说道：“七哥，我说你呢。”

七哥冷笑：“你是说我，我听到了，我对你不太好，是不是？今天我一抓抓在你胸上，你胸有一点儿疼，对不对？”

年轻公子忙说道：“不疼，不疼！”他护着胸，不想让七哥看。可哪里由得他分说，那七哥抓过了他，一爪抓实，像提鸡一般提过来，一撕撕开了他的衣服。哗——，衣服破了，

他带哭腔：“七哥，我的衣服！”

七哥笑笑，说道：“明天再叫二哥帮你买一件新的。”

年轻公子说不出话，灯下，影影绰绰看得见那年轻公子的胸前有一道深深的血痕。

七哥惊讶道：“哎呀，怎么伤得这么厉害？你看你，伤得这么厉害也不吱声。我以为你只是伤了皮，哪会这样？你怎么不对师父说？”

年轻公子一咧嘴，傻笑道：“爹爹不知道的好。”

七哥的脸一沉，说道：“师父会护着你，会斥我，你会开心的。”

年轻公子说道：“我不会开心的，爹斥责哪一个哥哥，我都不会开心。”

忽地听到了叫声，叫声甜甜的，如莺出深谷：“天鹰，你在哪儿，你在哪儿？”

人随声到，那个身影好快，一闪便到眼前。

这是一个很好看的女孩儿，她长一张圆脸儿，满面都是笑，脸上有一双大眼睛，眼睫很长，忽忽闪。灯下她的皮肤很白，像一个仙人。她的头扎成一束，高高结在头上，再偏右边垂下来，好看。

毛丫头想她是一个千里挑一的美人儿。有时毛丫头忘了她自己也是女人，便用闲人的眼光看来来往往的人，走过一百个，便评定一个美人儿，算是百里挑一，走过了一千个，便算是千里挑一。虽说她从未有那个耐性等着走过一千个女孩

子、小丫头、中年婆子、老奶奶、漂亮姑娘，但她肯定这个女孩子是千里挑一的，她长得太美了。

女孩子一见两人都在，而且沉默不语，便很聪明地笑，说道：“师兄，我打扰了你们谈什么吧？”

七哥满面是笑，说道：“师妹，哪能呢，我与师弟正讲你呢。”

美人儿一听讲她，顿时来了兴致，问道：“师兄，你们好坏啊，讲我的坏话吧？”

年轻公子不语，他不愿说，怕说得不好，惹七哥生气。七哥笑说道：“不是啊，我听你天鹰哥说你任性，不像是大家闺秀。我说你还小，不必那么苛责。”

那美人儿看看年轻公子，看他并不出声，便气嘟嘟地嘟着嘴说：“哥，你说我，你当面对我说就是了，何必当七哥怨我？”

年轻公子还没出声，那个美人更是挂不住了，她上去，叫道：“你坏，你坏！”

她伸出那粉琢的拳头，轻轻地在年轻公子的胸前打了几下。

那个年轻公子失声叫起来，他疼，毛丫头也知道，他的胸前很疼，他胸前有伤，肉都抓进去很深，怎么能不疼？

美人儿眼一斜，眉一挑，问：“天鹰哥，你怎么了？”

年轻公子再恢复了淡淡的神情，说道：“没什么。”

美人儿跳脚，说道：“你欺负我，你看不起我……”

她又呜呜哭了，跑了。（这一夜没睡，毛丫头看到了两个哭着的女人，她们都是美人，但前一个哭一哭，便打昏了一个男人。这一个哭一哭，竟把自己哭跑了。）

那个七哥叫道：“师妹，雏儿！”

他急着去追，也不见了。

只剩下了那个年轻公子，他看着树林，说道：“师妹！”

他也哭了，只是他只流泪不出声，用劲儿擦一擦，脸上的泪没了，他再回头。（他忘了找那个昏过去的男人，毛丫头想，他也是一个傻子）

毛丫头再等一等，那个昏过去的人也该醒了，她凑过去，想叫一叫他。但那个人身子冰凉，叫也叫不醒。

毛丫头一摸，摸到了一块暖和和的东西，一扯，扯下来了，竟是一块玉牌。

毛丫头挺喜欢别人的东西，是好东西就更喜欢，她也没有什么好东西，除了早些年有人给她的一只弹弓，她再也没有什么好东西了。她决定拿走这块玉牌。

她心想：我拿走了玉牌，他们会怨我的，如果这个男人醒了，他会来找那玉牌的。

毛丫头决定走开，拿了人家的东西就开溜，这就是她的本事。

二 一把匕首

毛丫头逃走了，拿了那一块玉牌。她知道有哪一天，她可以拿这块玉牌去换东西，换几只馒头来吃也是好的，但她挂念着那个躺在地上的死人，他究竟是谁，为什么那个哭哭啼啼的女人要刺他一刀，而且刺他时也不叫一声？（据毛丫头听来的故事，所有的江湖人物在对别人用兵器的时候，都是要大喝一声的。）她知道那是洛阳最好看的一家宅院，他家的人都姓方。但昨夜的事儿，她打算谁也不告诉的。

天一亮，毛丫头决定上街去寻一点吃的，她晃荡在街上，看着炸耳朵眼儿的、挑寿面的、切年糕的，都贪馋地看一会

儿。但寻不到吃的，就再晃开。

已经走了十几家铺子了，忽地看到有几个人站在那里吵嘴。

原来是几个大男人，在吵一件兵器。那是一把剑，那个兵器铺子的老板浑身肉厚，他的嗓门很大：“你们这算什么？打了剑，就该交银子，莫非五两银子的帐也要赖吗？这里是天门派的重地，你敢在这里赖帐？！”

一个脸上生有一对儿丛毛的汉子尖声笑，他一笑像公鸡打咯咯儿：“这里是天门派的重地，就不讲理了吗？”

店老板说道：“不是不讲理，天门派的方老先生最讲理，你有什么事不讲理，怕过不了方老先生这一关！”

那一丛毛的汉子冷笑：“我就不知道是谁不讲理，你愿意去找天门派的人，便去找好了，我等在这里！”

忽地远处有人朗声叫道：“什么人在此吵闹？”

店老板一看，远处来的正是天门派的二师兄火鹰，他厉声问：“怎么回事儿？”

那一丛毛见到他来，气焰便弱了许多，笑说道：“你是天门派的师父吧？我是打了一柄剑，请这位师父打的，谁知道尺寸也不对，样式也不可心。与他一讲，他不讲理，竟拿天门派来压我，这可就让我没那么心服了。”

这位二师兄是好脾气，他笑一笑说道：“好，我来看看。”

他拿剑看着，后面的那个汉子忽地抢来，问道：“你的剑是长了，还是短了？”

那一丛毛的汉子说道：“长了，长了足足五分。”

那汉子从二师兄手里抢来剑，叫道：“长了，那还不好办？我把它弄短就是。”

他倏地伸出手来，叭地一掰，剑便折断。他大声道：“这就足够了，你看看，不长也不短。”

那一丛毛见他出手不凡，一伸手像是折树枝一般折了他的剑，心里害怕，说道：“好了，好了，断剑就断剑，我拿走了好了。”

刚想放下银子，那位二师兄忽地说道：“不行，不行，你没买好剑，五两银子你拿去三两，再不你就都拿走，我替你拿这五两银子。”

那一位见二师兄如此仗义，大喜道：“都说方二仗义，如今见了，真个好汉，这五两银子算什么？在下打扰了。”说罢对着二师兄行揖，便走了。

毛丫头看着那个二师兄对后面的那人说道：“七弟，师父说过，要待人和气，仁义为先，师弟何必对他那么凶？”

那个七弟正是头天夜里毛丫头在那家宅院看到的人，他凶巴巴地道：“他明明要讹人，你还向着他！”

正说间，忽地有人叫道：“二师兄，七弟，三师兄没了，被人暗杀了，快去看看！”

毛丫头一看，便知道那事儿才发现，原来那个死的人是三师弟。他们才发现院子里有了死人，这才大惊失色的。

两人叫道：“怎么回事儿？”

便见三人匆匆向回走，一直冲回方家宅院里。